



世界文学名著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沈东子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沈东子 译

组稿: 刘硕良

责任编辑: 丁放鸣 康曼敏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6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3

字数: 287,000 印数: 74,001-78,500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233-x}{\text{I} \cdot 1006}$ 定价: 15.5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 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 410004)

荒原上呼啸而过的狂风

(译本序)

沈东子

翻开世界文学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作家著述浩繁，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成为文坛巨人，如莎翁和托翁；有的作家则把对生命和爱情的看法浓缩于一部作品里，凭一本书就名垂青史，奠定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后者以女作家居多，艾米莉·勃朗特就是其中之一。

艾米莉（1818—1848）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哈渥斯市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只活了三十三岁。三姐夏洛蒂是大名鼎鼎的《简·爱》的作者，小妹安著有《阿格尼斯·格雷》，哥哥勃兰威尔和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也都有诗文流传后世。艾米莉一家属于北部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人，父亲老勃朗特原先是位爱尔兰农夫，后来考进剑桥大学圣琼斯学院，毕业后成了位牧师；母亲玛丽娅·勃兰威尔是位温顺善良的女子，出生于康沃尔郡，很早就离开了人世。

1842年，二十四岁的艾米莉随姐姐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学习法文和德文，第二年返回家乡。这是她生平唯一一次离家远行。1846年，三姐妹化名出版了一本诗集。1847年，艾米莉用一个男性的名字艾里斯·贝尔出版了《呼啸山庄》。但是灾难紧接着也降临于这个富于艺术创造力的家庭。1848年9月，勃

兰威尔死于酗酒，12月艾米莉因病早逝^①，第二年5月安也撒手人寰。子女众多的勃朗特一家只剩下了夏洛蒂和老父亲，但是夏洛蒂也没能活到四十岁。艾米莉的大姐玛丽娅和二姐伊丽莎白早在念寄宿学校时就已夭折。

艾米莉的生活虽然并不富于传奇色彩，但是她性格刚强，感情丰富，内心充满了生命激情，像男孩子一样喜欢思索。她所就读过的那所布鲁塞尔语言学校校长M·海格曾经这样说：

艾米莉具有逻辑思维的头脑和论辩的才能，这在男学生中已经是不同寻常，而在女学生中更属罕见。她本该做个男人——做个了不起的探险家。^②

艾米莉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那个时代追求保守的道德准则，但是却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反叛意识的伟大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除了勃朗特三姐妹，同时代的女作家还有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盖斯凯尔夫人和伊丽莎白·勃朗宁等。可以这么说，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对外加紧了海外扩张，对内则加强了精神生活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反过来又激起了作家们的激烈反抗。《呼啸山庄》就是带着一股荒原上的狂风闯进了死气沉沉的英国文坛。

在译《呼啸山庄》的过程中，我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这部书为什么被称为英国文学的经典名著？它既没有描绘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如雨果或歌德的作品；也没有表现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如狄更斯或吉卜林的小说；它只是叙述了发生在苏格兰北

① 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艾米莉死于肺结核。

② 盖斯凯尔夫人：《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

部荒原的一个略为夸张的复仇故事：

一个被人从街头捡回来的孤儿希思克利夫，从小备受凌辱，唯独主人家的千金小姐凯瑟琳却欣赏他身上的那分野性。长成少年的希思克利夫对凯瑟琳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可是世俗的等级观念毁灭了他的爱，那分强烈的爱变成了对外界社会的强烈的恨，并进而变成了一个个残酷无情的复仇阴谋。所有的爱，所有的恨，最后都化作呼啸的狂风，掠过孤寂的坟头，吹向荒凉的原野

.....

等到译完全书，我才逐渐明白了这部书的价值，同时也明白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具有怎样的价值。

《呼啸山庄》描写的虽然只是一座北风呼啸的孤独的山庄，可正是在那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特定的环境里，个人的生存经受着最惨痛的考验，人性的尊严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善与恶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决斗。女作家以非凡的想象力和生命激情，把内心世界最为艰苦卓绝的生命历程和最为惨痛的心灵创伤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每一位善良而敏感的读者，无论是阿尔卑斯山脚的牧人，还是太平洋沿岸的渔夫，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读过之后都禁不住为之心跳，为之落泪。

希思克利夫无疑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理解了希思克利夫的复仇动机，也就理解了艾米莉内心的隐秘。

希思克利夫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童年受尽屈辱，成年饱受压抑。他在小说中的形象也充满了苍凉的意味：衣衫褴褛的街头弃儿，树林中额头血迹斑斑的失恋者，暴风雨中教堂墓地里的掘墓人，茫茫荒原上随风游荡的孤魂……一部《呼啸山庄》里，每个人都经历了悲剧。无论是林顿、小林顿还是哈里顿，也无论是伊莎贝拉还是小凯茜，我们都可以产生同情，可是对希思克利

夫，却不是同情两个字就可以打发的。他的悲剧不是那种仅仅让人产生同情的悲剧，人们在同情他的同时，还会敬畏他。这就是希思克利夫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其他人的眼里，希思克利夫身上充满了邪恶，但是在《呼啸山庄》的男性人物当中，跟软弱的林顿、伪善的约瑟夫、逆来顺受的哈里顿和懦弱可欺的小林顿比较起来，他却是最坚强、最真诚、最无所畏惧也最具有叛逆精神的一个，整部书中也唯有他最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只要他一出现，读者就凝神静气，拭目以待。

他像陡峭的山崖^①，像伤残的树干，像神出鬼没的幽灵，虽然看上去吓人，却自有一种苍凉的美。他如荒原上呼啸而过的狂风，充满了勃发的生命活力。相形之下，林顿们和凯瑟琳们不过是草叶上转瞬即逝的露珠。

也唯有半人半鬼的希思克利夫，才具有如此强悍的力量终生挚爱着一个女人，一直爱到自己化作荒原上一阵长啸的风。他对凯瑟琳的感情，与其说是性爱，不如说是对童年记忆的回归，因此也就更增添了一层纯情的光辉。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勇气，都投入到对凯瑟琳的绝望的爱当中，并且用毕生的精力毫不留情地报复摧残这爱的邪恶势力。

面对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命运的力量，希思克利夫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听从摆布，而是凭自己坚强的意志奋起反抗，猛烈还击，向命运发起一次又一次无望的挑战。多少个雪花飘飞的黄昏，多少个寒风呼啸的夜晚，他独自行走在荒凉的原野上，苦苦追寻那已被命运无情粉碎的梦想。那种对爱情的至死不渝的渴求，对命运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和对苦难的欣然领受，都体现了一

① “希思克利夫”这个词在英语中意为“长满石南丛的山崖”。

位悲剧人物的英雄特征。

一个三十岁的未婚女子，能够把道德的虚伪揭示得如此深刻，把人性的弱点剖析得如此透彻，可见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多么压抑，也可见艾米莉本人的精神生活并不幸福。我无从知晓艾米莉的个人生活有过什么遭遇，但是我固执地认为，艾米莉在希思克利夫身上倾注了她对男人的所有理解，也寄托了她对自然男性的无限向往。我甚至以为，在某种程度上，希思克利夫的灵魂就是艾米莉的灵魂，希思克利夫对世界的看法就是艾米莉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希思克利夫的内心悲剧不能不反映出艾米莉·勃朗特的内心悲剧。

《呼啸山庄》以其惊心动魄的悲剧情节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在它之前或者在它之后，都没有哪部小说能够在感情的力度上与它媲美。我们可以举出乔叟，笛福和司各特，可以举出哈代、梅瑞狄斯和劳伦斯，还可以举出普里契特、奥威尔和奥登，但是艾米莉就是艾米莉，没有哪位作家能够替代她，因为没有哪位作家在一部小说里表现出了那么强烈的对爱情的渴求，对自由的热爱和对自然人性的憧憬，这也就是一百多年以来，她这部小说感动着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的原因。

《呼啸山庄》最初问世于1847年。第一版印得较为粗心。1850年，即艾米莉·勃朗特去世两年之后，由她姐姐夏绿蒂编辑印刷了第二版。夏绿蒂不仅校正了第一版中的印刷错误，而且改动了书中的一些标点，特别是修改了书中一些人物的约克郡方言读音。后来他人对标点和段落作了更多的改动，这些改动连同其他的一些印刷错误不断地出现于以后的一些版本里。1931年

牛津出版社的出版家贝西尔·布莱克维尔出版了该书的莎士比亚权威版，该版恢复了该书 1850 年版的原貌。

本书主要据 1850 年版译出。书前收入了夏绿蒂·勃朗特化名“卡勒·贝尔”为 1850 年版所写的《艾里斯与艾克顿·贝尔生平说明》，介绍勃朗特三姐妹，即夏绿蒂、艾米莉和安，是如何化名卡勒、艾里斯和艾克顿·贝尔进行写作的。

1993 年仲夏

艾里斯与艾克顿·贝尔生平说明

卡勒·贝尔^①

人们一直认为署名卡勒、艾里斯和艾克顿·贝尔出版的作品，其实都出自一个人的笔下。这个误会我已在《简·爱》第三版的前言中略略作了说明。这种说明似乎并没有获得公众认可，现在趁着重印《呼啸山庄》和《阿格尼斯·格雷》的时机，我被明确要求把事情的原委说个明白。

我自己确实觉得这两个无端冒出的名字——艾里斯和艾克顿——也该不用了。这个制造了一点无害玩笑的小秘密已经失去了意义。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简单地介绍一下由卡勒、艾里斯和艾克顿·贝尔撰写的这几本书的起源和署名，这个责任已非我莫属。

大约是五年以前，我和我的两个妹妹在离别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家里重新团聚。住在那样一个谈不上有什么教育，除了自己的家庭圈子之外便没有其他社交活动的偏远的地方，我们只能与自己，与书和书房交朋友，从中寻找生活乐趣，排遣时光。我们自幼懂得的最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尝试文学写作，一度互相传阅自己写下的东西。可是后来这种交流和协商的方式没再

^① 卡勒·贝尔即夏绿蒂·勃朗特的笔名。

继续下去，因此自然也就不知道各自写作的进展情况如何了。

1845年秋天的一个日子，我无意中翻看了我妹妹艾米莉写下的一卷诗稿。我当然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知道她会写诗。可是翻着翻着，我却产生了一种比惊奇更为强烈的感觉，我深信它们不是那种平庸无奇的东西，绝不是写诗的妇女通常写下的那些东西。它们在我的耳际响起了一种奇特的乐声——热烈、忧伤而激动人心。

我妹妹艾米莉不是那种感情外露的人，即便是最最亲近的人也很难毫无妨碍地接近她的内心。我花了好多时间才让她明白她的诗写得有多好，值得发表。但是我也明白，像她那样的人是不会没有一点远大志向的。

与此同时我的小妹安也在潜心经营她自己的作品，暗示既然艾米莉的诗让我感到惊喜，那么我对她的作品也会乐于拜读。虽然我算不上什么评委，但是觉得那些诗也自有其优美动人的魅力。

我们很早就产生过有朝一日成为作家的梦想，即便在杂事纷繁、姊妹别离的时候，也从未舍弃过这个梦，如今它忽然变得唾手可得，就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了。我们商量好编一小本自己的诗选，如果可能的话就把它付梓印刷。为了避免招人显眼，就用卡勒·艾里斯和艾克顿·贝尔来替代真名。我们小心翼翼地选用了这几个男性化的基督徒名字，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是女子，因为——并不是害怕这样写作和思考会被人认为没有所谓的“女人味”——我们有这样一种朦胧的印象，即女作家很容易被人瞧不起。我们也注意到时常有一些批评家为了骂人和几个稿酬而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这实在是一件不敢恭维的事情。

那本小书的出版真是颇费周折。不出所料，我们的诗歌和我们自身都丝毫也不引人注意，对这一点我们早已有所准备。虽然

没有任何经验，但也吸取了他人的教训。最让人心焦的是等待出版商那边的答复。我不堪忍受这种煎熬，就鼓起勇气写信给爱丁堡的麦瑟出版社，想讨个回音。他们大概以为这不过是一桩区区小事，但是对我却不然，因为我收到了他们寄来的一封公事公办却又激动人心的短函，我们的书终于找到了出路。

书被印了出来，然而几乎没有任何反响，唯一获得好评的是艾里斯·贝尔的诗。我所看中的那些诗的价值，并未获得评论界的认可，但是我依然固执己见。

挫折并未让我们灰心，这种尝试倒使人尝到了生存的乐趣。成功唯有追求。我们各自开始创作一部散文体故事：艾里斯·贝尔写《呼啸山庄》，艾克顿·贝尔写《阿格尼斯·格雷》，卡勒·贝尔也写了一卷小说。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些手稿都被不屈不挠地送到各家出版商的手中，但是通常都落得被冷冷拒绝的命运。

后来，在两位作者已接近无望的情形中，《呼啸山庄》和《阿格尼斯·格雷》被接受了下来，而卡勒·贝尔的那本书没有任何着落，也未获得任何首肯，于是乎某种绝望的凉意开始在他的心中蔓延开来。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又致函一家出版社——麦瑟·史密斯和艾尔德出版社。没过多久——远比经验告诉他的时间要短——来了一封信，他心灰意懒地把信拆开，满以为会看见两行冷冰冰的字，宣布麦瑟·史密斯和艾尔德出版社“不准备安排该部手稿”，然而他从信套里抽出来的信，却写满了整整两页纸。他手捧信笺，浑身颤抖。信上说出于生意的考虑，决定出版那部书，但同时又分析了该书的优劣之处，分析得那么仔细，那么周全，那么明晰而富于理性，哪怕就是拒绝也要比粗俗的接受更让作者心悦诚服。信上还补充说，三卷本的作品将会得到认真对待。

那时候我刚刚写完《简·爱》，在我写作这部书期间，第一卷一直在伦敦四处碰壁。不到三个星期，我就把稿子寄走了，由友善的行家接收过去，那是1847年的九月初。接下来的十月还未过完，书就印了出来，而我妹妹的两部作品，《呼啸山庄》和《阿格尼斯·格雷》，虽然已经印刷了好几个月，却因为种种原因，还迟迟未见问世。

书后来都跟读者见了面。评论界未能公平对待它们。《呼啸山庄》显示出来的早熟而真实的才能，并未被意识到；其内涵和本质遭到曲解；作者的身份也未能获得正确的识别。人们纷传这是《简·爱》作者的一部粗浅的早期习作。纯属可笑而不公平的谬见！我们起先哈哈大笑，但是如今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悲伤。由此针对该书产生了一种偏见。那位靠一部作品出了点名气的作者，一定是急于推出自己的二流著作，根本就顾不得什么名声。若是评论家和公众真是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他们冷眼看待那个骗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我还是不能责怪或抱怨那一切。我不敢那样做，对妹妹的回忆阻止我那样做。她会以任何诸如此类的表示，都视为可耻的事情，是不能容忍的虚弱。

承认批评界当中也不乏有识之士，这是我的责任，同时也是我的快乐。有位独具慧眼并且极富同情心的作家^①，看出了《呼啸山庄》的真实价值，既准确地指出了它的美，又准确地找到了它的不足。评论家们屡屡让我们想起聚集在“墙上的字”^②前面

① 见1850年9月号的《智慧女神》杂志——原注。

② 墙上的字：圣经典故。传说巴比伦王伯沙撒一日宴请王公贵族，忽见一只神秘的手在墙上写下三个字，所有法师都无法解释。后召来希伯来先知但以理，才知此为凶兆。伯沙撒当夜被杀，巴比伦国被异族灭亡。后来“墙上的字”即被引喻为“凶兆”。

的那伙占星家、迦勒底人^①和魔术师，无法辨识那些字或者解释出它们的含义。等到真正的预言家终于到来，我们当然欢欣鼓舞，那人绝对优秀，具有思想、智慧和理解力；他可以准确解读一个创造性大脑（尽管那大脑不够成熟，未获系统教育而且略有自负）里的“弥尼，提客勒和乌法珥新”^②那三个字；他可以满怀自信地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妹妹艾米莉最先病倒^③。她患病的那些细节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可是要去回想它们，无论是在脑海里还是在小说中，我都已没有那种力量。她一生对任何东西都没有过奢侈，此时也无所眷恋。她的病情迅速恶化，匆匆离我们远去。尽管肉体濒临毁灭，但是精神却比我们原先认识的要强大得多。一天一天过去，目睹她面临的绝境，我心如刀绞，油然而生出爱和钦羡。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情景，从来没有见过谁可以与她相媲美。她的内心比男人更强大，比孩子更纯洁，傲然独立于世。令人敬畏的是，她对他人充满悲悯，而她自己却死而无憾，意志超绝了肉体。尽管肉体已经衰亡，可是她那颤抖的手，麻木的脚和黯淡的眼睛，仍然表现出那分关怀。目睹并且忍受这一切，而且无法有所表示，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悲痛。

在痛苦中熬过了充满希望和恐惧的两个月之后，那一天终于来临了，我们珍爱的人儿迎接了死亡。她在我们眼前一天比一天衰弱，可是她在我的心中一天比一天可亲。在那段日子里，除了艾米莉那被肺炎折磨的遗体，我们什么也没能留下来。她死于1848年12月19日。

① 迦勒底人：古代居住于巴比伦南部靠近波斯湾一带的一支民族，该族人以占卜算卦著称于世。

② 即巴比伦王大宴时墙上出现的那三个字。

③ 艾米莉·勃朗特患的是肺炎。

我们原以为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完完全全地错了。她还未下葬，安就病倒在床上。艾米莉入土不到两个礼拜，我们就预感到小妹也将随二妹而去了。安踏上了同一条路，但是步子要缓慢一些，其耐性不亚于姐姐的坚强。我说过她信仰宗教，正是仰仗她深信不疑的那些基督教教义，在那段痛苦的旅程当中，她找到了寄托。在她弥留之际，我目睹了它们的力量，理应为它们引导她实现的宁静的凯旋作见证。安死于1849年5月28日。

对于她们，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表面上看，她们是两位谦逊的女子，完全隐居的生活造就了她们那羞怯的习性。在艾米莉的性格中，既有单纯，又有热情。在自然朴实和天真烂漫的外表后面，蕴藏着足以造就一位英豪的力量和激情。可是她没有世俗的聪明，她那力量与现实生活不相协调，她无法保护显然属于自己的权利，无法顾及自己的合法利益。解说者应当永远居于她和这个世界之间。她的意志缺乏柔韧性，总是与她的情趣发生冲突。她的脾性是宽容的，但又热烈而易于变化，而心灵则绝对毫不妥协。

安的性格要更温和、更克制。她想获得她二姐的那种力量，那种热情和天性，但是上天赋予她的是文静的品性。漫漫无期的忧伤、苦修和沉思，以及与生俱来的矜持和沉默，使她生活在阴影当中，那层极少掀开的修女般的面纱笼罩了她的思想，尤其是笼罩了她的情感。

无论是艾米莉，还是安，都不应该被效仿。她们没有想到将别人的清泉注入自己的水罐，只是凭着自己的冲动，自己的直觉和自己积累起来的有限的经验进行写作。我可以简括地这样说，对于陌生的人们，她们并不存在；对于浅薄的评论家们，她们一文不名；可是对于那些与她们关系亲密，熟知她们一生的人们来说，她们确实出色，而且真正伟大。

我之所以撰写这篇说明，是因为我感到，拂去她们墓碑上的尘埃，让她们亲爱的名字脱离尘土，乃是我神圣的职责。

1850年9月19日

目 录

荒原上呼啸而过的狂风（译本序）	（ 1 ）
艾里斯与艾克顿·贝尔的生平说明	（ 7 ）
呼啸山庄	（ 1 ）

第一章

1801年。——我刚去拜访过我的房东——就是那个即将让我伤透脑筋的孤单的邻人。这真是一片美丽的乡村景色！我不信在英格兰的哪个地方，还能找到如此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这真是厌世者的美妙天堂——而我和希思克利夫又恰好是分享这份荒寂的合适的一对儿。真是一个好伙伴哪！他哪里能想到，在我策马向前，看见他缩在眉毛下面的那双狐疑的黑眼睛，还有我通报姓名，看见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往背心里插的时候，我的心为他生发出怎样的温情。

“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吧？”我问。

略一点头算是回答。

“鄙姓洛克伍德，先生，是您的新房客。我刚刚到就赶紧前来造访，但愿我坚持要租画眉山庄这事不会给您带来什么麻烦。我昨天听说您想……”

“画眉山庄是我的，先生，”他打断我的话，有点支支吾吾地说，“只要我想做到，我就不会让人给我惹麻烦——进来吧！”

“进来吧！”三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分明是在对我说“滚你妈的蛋！”就连他靠着的那扇门，也没有因为这句话而有所挪动。可是这种情形恰好促使我接受他的邀请，因为我对比我更为孤僻的